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地官司徒上

鄭鍔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史氏曰傳曰政太祭則無徒徒者其民也民者司民而曰司徒有徒而教之以義也今謂地官曰民部或為戸部者以民為主故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為民極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禹治水土以為民極故

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首皆言以為民極也

鄭康成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

有二焉○鄭鍔曰堯憂洪水之患舉舜而敷治焉舜使契為司徒專五教然則司徒掌教其來遠

矣

愚案安擾不得作兩件說擾馴也因其生而馴擾

之使不失其所性之天斯所謂安擾也且天下之民耕食鑿飲寚體塗足雖有恭敬之端而不知講父子竭作長幼雜處雖有孝悌之性而不知申於是强之以詩書禮樂正之以德行道藝而人心從之也難故辨五地之物生則民以安土重遷而後因五物以施十二教則民以不失其宜而後授之以井地則有常産者有常心聯之以比閭族黨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慈幼養老大化也而託以保

息之法則民始以孝悌為本然師儒朋友大訓也

而託以本俗之名則民始以德行為固有凡此皆

安而擾之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薛平仲曰先王以命卿而掌邦教以中大夫而掌

教法其爵亦隆矣所司宜不屑屑於徒矣而命名則曰司徒至於以下大夫而掌其所治鄉之教其爵視中大夫已殺矣必以師稱之何哉大抵教民之職其爵位之隆者固人心之所甚尊亦人心之所甚憚其曰司徒者所以致其親之之謂也其爵位之殺者固人心之所易親亦人心之所易褻其曰鄉師者所以致其尊之之謂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鄭康成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王氏曰即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

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楊氏曰合天下為一圖則其詳不可得而盡所以佐王者著其大畧而已若方國自為之圖其事詳焉

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掌教則為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

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加詳焉自方國各為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因方國所上而建為之圖則曰邦圖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於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及畿外矣若夫為禁暴平亂設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涂通阻可以達進退之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險有

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負不侔矣在司徒者天下可得而見在司馬者人不可得而窺也

鄭鍔曰冢宰掌治典序言均邦國經言治邦國宗伯掌禮序言和邦國經言建保邦國司徒則同謂之安擾者蓋治常患於不均不有以均之無自而能治故既曰治又曰均禮典之意則在於和禮之體則非特和而已惟禮定後直曰建邦國保邦國以和言之無以見其能建之效以建言之無以見其能保之實故

既曰和又曰建曰保也若夫教典之教民或因其自然之性以教之或拂其不順之性以教之所以不出乎安擾之言也至政典不過平其不平刑典不過詰其有罪意亦如是故刑典皆曰詰邦國政典皆曰平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古曠反輪之數

鄭氏曰周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兖雍幽兾幷也○鄭鍔曰馬氏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廣者指其横言輪

者指其從言王制言東西長而南北短惟其長故謂之廣惟其短故謂之輪以圖而攷其廣輪則或千里而遠或千里而近舟車所通人迹所至之地皆可數計矣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鄭鍔曰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合則為五地之名分則為十等之異不辨其名無以别其肥瘠燥濕之殊不辨其物無以知其赤黑黄白之壤不槩是圖何

以辨之山林一耳山則包土石之名林則因其竹木而名之水注瀆于川則流而至海澤則瀦而不行詩曰陟彼阿丘則丘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小崖也如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衍沃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績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則知其所宜矣

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鍔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内之地可建都鄙其

數則如王制畿内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則地不足以容其國而地至於不足國不可以居其地而國至於有餘○林氏曰制邦國之畿疆以地理而制之有五百里至百里之别制都鄙之畿疆以室數而别之有上地至下地之别○黄氏曰凡邦國都鄙皆為之界域溝封鄭氏曰千里曰畿非也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鄭曰畿九畿亦非也九畿分畫素定不待建邦國而後正詩曰薄送我畿畿界也

鄭康成曰溝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賈氏曰溝封者謂

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為封樹以為阻固鄭云封起土界者穿溝出土於岸即皆為封也○史氏曰邦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畿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深池以為溝高壘以為封民受地以居養生喪死之無憾所謂先成民也

愚案此特自王畿推之於侯邦爾凡所都之地謂之畿疆為溝封使各有限域不得以相侵耳

設其社稷之壝維鬼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鄭康成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曰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

愚案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及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烈山氏有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杜佑以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至周祀社所以安土而配以勾龍祀稷所以報功而配以后稷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鄭氏曰壝壇與堳埒也○賈氏曰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外又有壝埒於四面○愚案壝累土以為高也○史氏曰不屋而壇○賈氏曰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

設大司徒官尊直主其制度而已

鄭氏曰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

○賈氏曰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内依樹木而為田主鄭云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一也鄭意以田主為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田正后土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司嗇一也　○鄭鍔曰國之所以有立者有社稷也農民之所以祈報者有先農也故壇壝不可以不設田主不可以不樹

愚案立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附民心有所歸向

此先王係人心處

薛氏曰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言社則稷在其中曰各云者為邦國都鄙設耳○賈氏曰各云者總據邦國都鄙幷王者而言○愚案社稷等說見封人

鄭氏曰所宜木謂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

王氏曰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甿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見其木所出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

鄭康成曰會計也○項氏曰總計天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分其所生或以為計土物多寡或以為計貢稅之法此皆土宜非所謂土會也○鄭景望曰會讀為會聚之會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

此正土會之意○黃氏曰土會之法凡天下之地不出此五者邦國都鄙在其中而經田野馬是皆為可會也○賈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形類有異又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物後言民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鄭氏曰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

鄭司農曰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皁斗○史氏曰皁物木實有毛若橡栗之屬○項氏曰方者堅

勁貌山林之人習於風霜艱阻宜其堅勁也○史氏曰生於山林得山林之性林麓陰翳雖野而充盈也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鄭氏曰鱗物魚龍之屬膏當為櫜字之誤也蓮芡之屬有櫜韜○賈氏曰蓮芡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櫜韜其實也○黃氏曰膏物桐漆之屬○鄭康成曰津潤也○史氏曰生於川澤得川澤之性水氣所薰雖黑而潤澤也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徒丸反

而長

鄭氏曰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李梅之屬專圜也○史氏曰專而長者生於丘陵得丘陵之性窟宅所生雖踴而脩直也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音界物其植物宜莢古協反物其民晳音錫而瘠

鄭氏曰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賈氏曰薺莢即今人謂之皂莢蓋誤云皂當言薺也王棘即士喪禮云王棘若擇棘者是也棘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莢相類故并言之○史氏曰莢物蔓延有莢若薺棘之類是也○鄭康

成曰晳白也瘠臞也○史氏曰生於墳衍得墳衍之性平土所滋雖白而癯瘦也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力果反物其植物宜叢才東反物其民豐肉如字而庳音婢反

王氏曰鄭氏以虎豹之屬為贏物正所謂毛物贏物宜謂蠹螟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然○史氏曰蚓類也

鄭康成曰叢物萑葦之屬○史氏曰草之叢生若葭荻之屬　豐猶厚也庳短也○史氏曰生於原隰得原隰之性濕氣所濡雖肥而清短也

鄭鍔曰土地各有偏則生物各有宜嘗考五地之所生而參以五行之性知五地之所宜無非五行之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丘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偏於木者故動物毛而植物皂皆木氣也民毛而方非木之形乎偏於水者故動物鱗而植物膏皆水氣也民黑而津非水之浸乎丘積土而成而火則生土丘陵之勢皆高峻而上得火之性為多鳥以羽飛者皆火之騰上木之叢者皆火之就燥民專則

火性之園民長則火形之銳丘陵非火乎哉墳衍近水而非水水金之近乎水也土生金而金生水墳衍之地得金之性為多物以甲生者金之剛物以莢生者金之芒利民晳則金色之白民瘠則金形之薄墳衍非金乎哉至於原隰則積土而高平下濕之地也羸物得土之性故其行重遲其形外見叢物得土之性故其枝繁盛其葉條暢民之豐肉則土之厚民之庫短則土之下土會之法辨為五等殆亦五行之性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王氏詳說曰上云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所生言曰物

愚案風土所生山川所孕剛柔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易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秉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偏順其所安而為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為之導達焉若陳

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尊尚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鬬很矣衛之俗溺於淫因以陰禮教親則民自不怨魏之俗簡於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乖侈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椎剽者裁之以由中棄背者誓之以相恤由其有奢褊之風則以度而教之節順其有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所謂一道德以同風者推其本實在乎此

鄭鍔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疑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為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五地雖不同

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賈氏曰祭祀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死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鄭鍔曰祀禮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之禮也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彼知是敬如見其所祭之人安敢有苟且之心乎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鄭鍔曰陽禮鄉飲酒之禮也以讓為主設賓主以象

天地立三賔以象三光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所以致尊讓也彼知是禮尊其所讓之人安敢有爭競之心哉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王昭禹曰陰禮則昏姻之類以其為内事故謂之陰禮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先王之教使民樂所願而已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孰有怨哉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楊氏曰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樂自有其禮矣無相奪倫所以教和也故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黨族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〇鄭鍔曰民之暴戾發不中節者由不知和之理也必以樂禮而教之春夏之弦誦常御之琴瑟防血氣心知之性復喜怒哀樂之常使其剛不怒柔不懾彼知是禮不敢斯須不和安有乖戾之行哉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劉執中曰五禮之儀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尊卑之儀立則臣不敢僭於其君親疏之儀立則子不敢違於其父長幼之儀立則弟不敢陵於其兄夫婦之儀立則男女不敢亂於其守○鄭鍔曰民之踰越禮制而僭擬無度者以不知乎上下之等級耳欲其不越必以儀而辨之設為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使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數而為之辨別則民孰敢踰越乎制度哉

王昭禹曰樂統同禮別異同與天地合其和異與天

地合其序以樂禮教和所以為同也而患於不能別異故儀以辨之也聖人因之以立天下之儀推之以辨天下之等此民之所以不越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

鄭康成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易氏曰有宫室墳墓衣服之俗有兄弟師儒朋友之俗安於本俗人倫自厚○王昭禹曰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

偷薄之患無自作矣○鄭鍔曰民之所以偷生而無久處之意常至於朝不謀夕者以不知乎安土之樂以俗而教之本其風俗之宜使之知夫中國四夷各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各安其俗之故常則孰敢有偷生之心哉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鄭鍔曰民之所以肆其凶暴以災害其里閭親族之間者以其不知自歸乎中道也以刑而教之示以五刑之禁以警其所行之不中則安敢為凶虣之行哉刑所以輔教書言皐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教祇德則刑可以教中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黄氏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詩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鄭鍔曰民之所以倦怠不勤視人危難不趨赴而救之者以不知困恤之道也必以誓而教之設為誓戒之辭訓以鄉黨之義使之患難必相救疾病必相扶持出入必相友守望必相助死生不背負彼時患難之際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安敢有怠惰之心哉○史氏曰誓所以警戒而歸之恤恤則無慢令致期矣怠何由而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康成曰度謂宮室車服之制○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有制械用有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鄭鍔曰夫民積財貨嗛嗛然常有不足之歎者以其用財之無節也必以度而教之設為用財之度有者無過乎禮貧者要及乎禮彼知多寡之有度安敢無自足之心哉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鄭康成曰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賈氏曰齊語管仲云士之子常為士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

農之子常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鄭康成曰庸功也○鄭鍔曰賢有小大爵有尊卑以賢而制爵則賢之大者其爵尊賢之小者其爵卑爵當乎賢民知以賢而得爵豈不慎脩厥德歟庸有小大祿有厚薄以庸而制祿則庸之大者其祿厚庸之

小者其禄薄禄當乎庸民知以庸而得禄豈不勉興厥功歟制之得宜則在上之人而已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葢示以教之之意非教而實教之也説者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此以制為言何也葢詔告也羣臣已有是德是功宜得是爵是禄以言詔上而已若夫教民之道隨宜輕重以示勸誘故皆言制則權歸于上矣十二教之序先祭祀而次以禮樂所謂先之以敬遜導之以禮樂也終之以爵禄則教成

而用其賢能使民知為善之報歟○史氏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教成矣

鄭鍔曰舜之時司徒所施者五教而周則十二者葢非五品則十二教無所施非十二教亦無以訓五品視契之所敬敷者實相為表裏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音育草木以任土事

鄭鍔曰或曰堯之九州舜肇為十二自夏商而來復

為九州久矣故職方氏所載者九州也土宜之法所辨者十有二何邪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玄枵為齊娵訾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實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辨者殆以分野所繫而辨之耳○劉氏曰十二土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為九州然本堯析分十二之舊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王昭

禹曰十有二土既分東西南北之異方則陰陽之氣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偏勝其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别則土之所宜固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王氏曰名所以命其土則丘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埴黒墳之屬○楊氏曰所謂名青黎赤埴之類所謂物凡動植之類

鄭康成曰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鄭鍔曰物生於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爲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别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於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繁順宣而無永歎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腿而有癘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違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盛以之蕃鳥獸毓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謂動物草木則土會所謂植物土會辨之

而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毓之也○李景齊曰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靈臺之德及昆蟲行葦以之仁及草木皆此意也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賈氏曰以任土事辨十二土任人性居之鄭云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興若居山者利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鼈居陸者利其田蠶是其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鄭鍔曰小司徒言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謂之任地事此用土宜之法以相民宅則曰任土事蓋土地一耳但地事者耕種稼穡之事耳而土事則任土作貢之事也載師有任土之法亦因土之所生任之以為貢賦耳先儒以為城郭道橋土功之事非也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鄭康成曰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也○鄭鍔曰壤所以種藝然穀之種於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兖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荆之塗泥豫之墳壚梁之青黎雍之黄壤則有宜稻者宜麥者宜五種者宜三種者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别其名又别其物此所以有土壤之殊也○賈氏曰分别物之所生而知其所植之種遂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黍稷也○鄭康成曰藝猶蒔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鄭康成曰均平也○王昭禹曰生出之宜否物產之有無道里之遠近賦貢之多寡非有法以均之則不足以正之此土均之法所由立也○易氏曰均之者何以頒田之法推之上地家百畒中地家二百畒下地家三百畒是中地倍於上地下地兩倍於上地而地之所獲皆與上地等五物九等之所以制地征者亦然

王昭禹曰以辨五物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所宜皆可知以辨九等則九州之田賦上中下之不

同而美惡高下皆可知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地征○鄭鍔曰或謂禹貢冀之中中兖之中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揚之下下荊之下中豫之中上梁之下上雍之上上九等之別皆財賦之所由高下也此言制天下之地征必辨九等非禹貢之九等而何余以為草人化土而糞種也有騂剛有赤緹有墳壤有渴澤有鹹潟有勃壤有埴壚有疆檗有輕爂皆土之肥磽之不等將以制地征則此九等之地不可不辨當從先儒草人之說為是○王氏曰征者貢賦稅斂之總名

愚案民職即大宰之九職以土均作之則因其職以獻功非所能者不取也地貢即大宰之九貢以

土均令之則因其地以致貢非所有者不取也財賦即大宰之九賦以土均斂之則隨其財以充賦非所宜者不取也若民不昏作勞越其罔有黍稷故出於民職者必以作之而後成有地則有貢有財則有賦且令之以使致斂之以使聚然其法立於大宰司徒慮其不平也以土均而均齊之鄭注既以民職為九職而農九穀已在其中又以地貢為九穀之貢昭禹復合貢賦為一以用下供上謂

之貢以上斂下謂之賦恐未必然

王氏曰民職地貢財賦則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於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鄭鍔曰不止於均王畿千里而已又以均齊天下之政使四方一於平也○黄氏曰此皆土均職掌夫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即司徒所謂均齊天下之政也和故均齊土均之法本於司徒而特見之正以其有關繫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尺鴆反）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史氏曰虞以璿璣玉衡齊七政求天之中周以土圭正日景求地之中中於天地者為中國先王之建國所以致意焉然必以玉為之以其温潤廉潔受天地之中氣以類而求類也

鄭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王氏曰土圭之法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測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可知矣

鄭鍔曰凡地之逺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土圭尺有五寸耳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之土圭則可以探一萬五千里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故以半三萬里之法而測之也愚嘗聞土圭測日之法於師今載於此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為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為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為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日北者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北方之表則於表北得一尺六寸之景有過乎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為近北故其景長北方偏乎陰則知其地之多寒日東者東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正矣東表之景已昳是其地於日為近東故晝而得夕時之景也箕者東方之宿

箕星好風則知其地之多風日西者西表也晝漏正而中表景正矣西表之景猶未中是其地於日爲近西故晝而得朝時之景也畢者西方之宿畢宿好雨故知其地之多陰陰雖未必雨然陰則雨意也凡此皆偏於一方非建王國之所也

愚案此即發明疏說考之洛誥但言卜河朔黎水澗水瀍水惟洛食而已未聞置四表於千里之外疏又謂今頻川陽城縣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不知四方立表之跡果何地乎此未足信也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景晷相過則有可候之

理故致日必以冬夏今建國測景只於夏至而不於冬至以冬至景長三尺過於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於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景短於表南為陽粤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於日為近北景長於表北為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已跌是地於日為近東先夕景也東近

海卑下故多颸風正中時表其景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西則近山幽陰故多積雪多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葢假借言之以證必如下文地中斯無偏勝之患若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遥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茍失其時地中何時而可求邪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

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王昭禹曰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有餘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天地於此乎合土播於四時所以生長收藏萬物一時之氣不至則偏而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後四時於此而交通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偏於陽則多風偏於陰則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後陰陽和而風雨以序而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之和不成則反傷夫形惟得天地之

中則無慝陽伏陰陰陽以調而不乖合以體言交以序言會以時言和以氣言如此則無乖戾之氣無疵癘之災有生者遂有形者育萬物阜安以之建國適其所矣

鄭鍔曰有天下者必建京畿以為根本然後建邦國造都鄙大司徒之職蓋周公記其作洛邑之制以其掌天下之土地因而載建國之法耳非謂常有建國之事也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鄭鍔曰不千里不足以受諸侯之朝故制洛邑之畿方千里取法於日中之徑圓也○鄭康成曰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史氏曰土圭之法所以測土深正日景前言正日景之法詳矣今此言測土深之法夫地之肥磽正以深淺言也凡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石磧惟土面有膩

土則肥土肥則所生之物美好豐腴矣土圭測其深淺而知其肥磽而為公侯伯子男封疆之等差下必曰食者以土之所産言○易氏曰此所謂土其地者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至五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

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陳及之曰王介甫以為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若成王於魯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為伯於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孔子曰夫顓臾者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則是顓臾主東蒙地以附庸而屬於魯推此而言魯以侯爵得旁近附庸小國地則廣矣故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然周官所說亦據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然也上下其制故分為五等土耳若曰凡諸侯受封者悉有附庸則有功無功者無差等矣然則天下有附庸諸侯少而無者多蓋如是上之政令有所屬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廢以是言之凡公侯得附庸者必牧伯也伯子男得附庸者必

連帥也天下諸侯千八百國統之以二伯制之以二

牧維之以連帥上以臨下尊以統卑使大國比小國

小國事大國此周家之盛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曾

有邾鄫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衞等盟會大國皆

統屬諸小國漢之部刺史唐之按察使本朝轉運使

副皆其遺法耳

愚案此説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

附庸而言之司農東萊陸佃皆同

陳君舉曰所謂五等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毋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夏商未之有改夫司馬之法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由此觀之雖周亦三等也而司徒舉四封以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而又以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葢所謂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削地者歸之閒田以傳考之魯錫附庸而鄭嘗失武公之畧自虎

牢以東是已然終周之世若公若男往往設而不封故稱公者一宋是已自齊魯皆侯也虞公虢公則嘗爲三公之後者耳稱男者二許宿是已自邾莒皆子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耳今見於注大抵公一位侯伯一位子男一位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伯則曰如諸侯諸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賛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則周亦三等較然著見

矣先儒謂周公斥大九州更置五等妄也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敢廢今天子之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内諸侯頒食采於其中顧於方五百里封公可乎職方之制曰凡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公男則百男益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之率假如九州州方千里大之封公不過四國小之封男雖至於百男可也是謂衆建而少其力茍如先儒之言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先王猶懼三等之勢相差殊而不輯

睦是故公貢重食之者半子男貢輕食之者四之一其見於傳大國若衛既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又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小國若鄫則無賦於司馬慮之詳矣而說者不察以為魯頌奄龜蒙居常許齊管仲記太公之賜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非百里所容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孟子

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實為之邪魯頌齊管仲之言則二國嘗為州伯至其後世常以為美談也

愚案此說謂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實只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本薛常州之說見職方氏以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於王制惟男之地為不同蓋如是說則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

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是男之地止方二十五里又少於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益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也

陳君舉曰侯甸男邦采衛大槩方五百里則封侯然五百里之中亦或封男成周之制亦取其便利非謂封侯之地不可封男截然不亂如書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亦不如是次第整齊

愚案封建里數獨周禮詳言之孔子僅言道千乘

之國至孟子時周禮已亡其詳不可得而聞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周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將以抑當時吞并無厭之心漢儒信之故作王制皆祖述其說以為實事如以為然千乘之賦豈百里所能容若今之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為過也書言分土惟三安知非井田法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三等以此為封建諸侯之證恐不可餘

見職方氏黄氏説

陳及之曰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當從鄭氏謂地貢輕重之等所以然者以諸公之地方五百里監五百里内附庸其權甚重矣權重則貢當重所以制之也諸男之地方百里監百里附庸其權甚輕矣權輕則貢當輕所以恤之也制之則無驕汰之患恤之則無削弱之憂若以為小大多寡之别鄭子產何以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不從晉之賦調哉若畿

內諸侯則輕重一等故載師曰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子産亦曰畢而貢重者甸服也

愚案此作地貢輕重之差説

鄭鍔曰食者半食參之一食四之一者論其可耕之地也觀大司馬云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司勲又言凡頒賞地三之一食皆謂可耕而食之地耳五等之侯封在畿外不能如造都鄙計其一易之地第總計其可耕也如封公以五百

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半侯伯四百里三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三分之一子男二百里必計其地可耕者四分之一葢其地或皆山川林麓則不足以養其民然地又不能盡可耕故因其爵之高下而計之德尊者國大而禄厚其人民衆故食與不食之地各半德卑者國小而禄薄其人民寡故三之一則不食者二四之一則不食者三先儒所言有可疑者未敢以為然也

愚案此作地有墽惡之等說

葉氏曰封疆多而食者少地勢則然而鄭衆謂包以附庸鄭玄又謂一易再易必足其國之用而後貢其餘尤妄說也且雖王畿千里亦不過舉封疆言安得盡可食之地哉陳君舉曰古者子男小國只得聽命於侯伯侯伯以其朝聘貢賦之數歸于天子自周制子男之國不能盡歸之京師而後世乃自判司簿尉盡歸之吏部宜其多事也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

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周時尚有千八百國如必盡至京師不特不可行其勢必至煩擾小國何以堪之

林椅曰五等之國計其封疆都鄙計室數五百里其食者半則二百五十里也四百里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百三十里有竒與百里也二百里與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則五十里也此計食者葢授田之實數猶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也都鄙制以室數而為之封

域其餘夫則授田於遂人五等之君得食其食其外
亦猶遂人之餘夫

總論封建

林椅曰竊以大司徒職方所聚圖數乃是以土地民
人品量而為之分守故受田之制見於都鄙都邑之
制見於井牧是封建始於井田井田成於封建也司
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又
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則是家有

百畮二百畮三百畮獨計其室數以為都邑而都邑之大小初不繫其地而繫其室數也至五等之國乃計其封疆言之而其食有差盖食者猶都邑之定數其封疆之内亦猶遂人之野故遂人有疆予之法而邦國之政亦以田野闢為功要之田計家而不必井國計四封而不言家其定為五等之國者所以正司徒之封域其晝為九畿者所以施司馬之政職分為九州者所以成九牧之維也其山林川澤不以封在

司徒之屬則有虞衡之官在司馬之屬則有山師川師萹邍師辨其名物而以封邑者惟丘陵墳衍原隰三物故也大要中為國都外為縣鄙皆實定而不易者其閭𨻶民以鄉頒田以遂所以為立法之首使之變通而不亂若其施行之方既有井又有牧與夫第其肥墝別其利害殆非一法而止也傳曰疆以周索疆以戎索葢可見矣

周禮訂義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宮

周禮訂義卷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音畝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賈氏曰是鄙所居不遷○賈氏曰此謂三等采地也載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

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愚案周公言都鄙者甚多當於司徒造都鄙之文著其詳焉蓋據載師言之特謂大夫采地在王國之三百里卿采地在王國之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國之五百里爾未嘗明言公卿大夫采地各有幾里也小司徒注始總言之賈氏疏遂定為公百里

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後世說禮者因仍不易若然又與王制所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異矣

王氏詳說曰王制是夏制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之昭武之穆與夫周公之祚嗣有功德者皆以次出封而無功德者亦各以親疎食采畿内借使周之内諸侯與外諸侯之分土一同則雖極禹迹所至之處亦不足以封螽斯衆多之子孫大抵皆有以處之也

○圖說曰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與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載師以宅田士田任近郊之地等云者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食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别也　夫以武王之母弟八人雖曰五叔無官然所謂曰管曰蔡曰成曰霍曰毛者亦其采地也商之三仁箕子微子以爵言而比干特謂之王子比干無可食之采地他可知矣試

以縣內九十三國之數明之為百里者九而三公之田與三公之致仕者處其六所以待王子弟者三而已為七十里者二十有一而六卿之田與三孤及六卿之致仕者處其十五其所以待王子弟者六而已為五十里者六十有三而二十七大夫與二十七大夫之致仕者處其五十有四所以待王子弟者九而已知此則知夏商之內諸侯為少而周之內諸侯為多多少不同其數則廣狹不同其封也明矣

愚案此言食采之數本䟽五十里二十五里之說愚案周之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固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内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於鄉遂必還在采邑之都則其列職常往返于數百里之遠而在途之日多在朝之日鮮矣要知都鄙之主則以吏居之如冉求為季氏宰而後采地之封者不過

得食其禄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歟
鄭鍔曰造者為而成之之義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史氏曰封
之所以止其窺覦溝之所以禁其侵奪然後屋室得
以安居焉○鄭康成曰城郛之宅曰室詩云入此室
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黄氏曰造都鄙
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
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

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

○陳君舉曰此其制邑之地制非田制一邑之内則有肥磽之不等茍以百畝之地拘之則不足以容百里非所以為邑惟以室數制之所以立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田則遂人掌之

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三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為百畝之獲也○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

為步歲不易者為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為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為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若世俗之説荒之而不耕也不易者只是一畝三甽一易者二畝三甽再易者三畝三甽所以愛惜地力如甽廣一尺甽高一尺詩所謂十千維耦者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合耕正得一甽也晉作爰田乃不問一易再易之地破其疆甽任民自耕不開水旱凶荒至商鞅破井田開阡陌則又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昔之南北一步者開為百步故謂之陌東西百步者開為千步故謂之阡開拓土疆除去煩細令民自盡力於其間其意蓋以田愈實則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〇陳君舉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

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〇愚案左氏異議見

小司徒九夫為井下林氏說最詳

鄭鍔曰遂人頒田里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以至萊二百畝與此正同然都鄙不易之地無萊者遂地有萊以利上農實遂地以强本也此不論餘夫之地者蓋都鄙之地小於鄉遂造之之法止以授田之家計之而已餘夫非所當計也〇愚案餘說見小司徒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

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黄氏曰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殽雜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乖離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圃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王氏曰頒職事典田之官各有所掌

黄氏曰職事即下所頒十二職先王常恐其殽亂工飭材賈通財猶本於地之所生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也

法頒職事以為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

黄氏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叙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為一法也

鄭鍔曰地職已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掌於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史氏曰政者上為之章程令者下得以

奉行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黄氏曰政令凡師
役會同賓客喪紀稅斂皆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鄭康成曰荒凶年也○鄭鍔曰金穰水毁木飢火旱
或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則雖
荒而不流徙矣○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
地以授萬民宜先於賦斂而首及於荒政聚民之教
有以見先王本以邺民為主

一曰散利

史氏曰民苟離散則財聚何益記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此荒政所以先於散利○李氏曰夫家之征則薄之山澤之禁則弛之關之譏則去之所以充一歲之入而為國之經費者今皆以予民則已厚矣而又散利果何從給乎吾是以知其所以為荒政之備者其蓄積有素也○王昭禹曰若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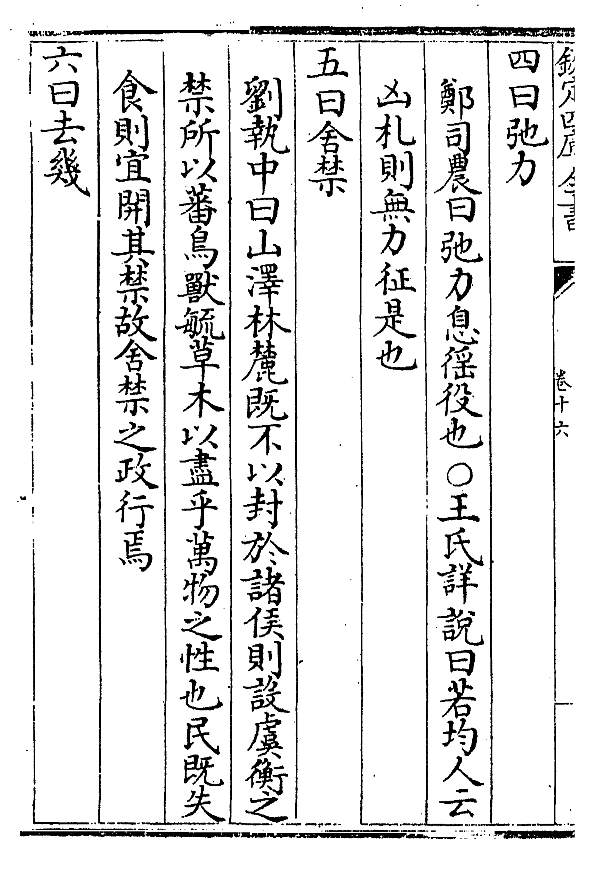
世常平義倉歛散之法美意出於此

二曰薄征

鄭司農曰薄征輕租稅也○鄭鍔曰賦必取盈則民方艱食固無以輸不取則國有所須將何以給姑從其薄而已

三曰緩刑

鄭鍔曰凶荒則犯禁多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則飢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易氏曰若朝士於邦凶荒則慮刑貶是也



四曰弛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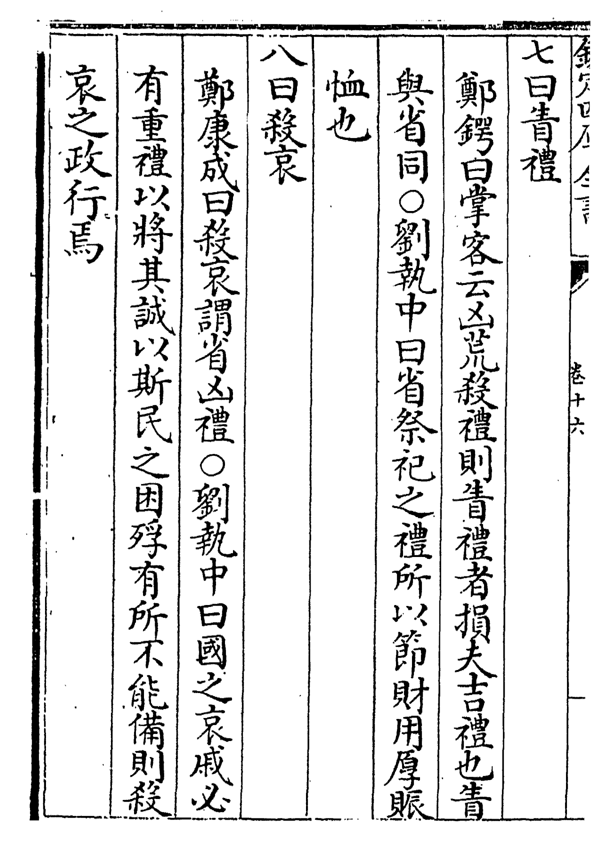
鄭司農曰弛力息徭役也○王氏詳說曰若均人云凶札則無力征是也

五曰舍禁

劉執中曰山澤林麓既不以封於諸侯則設虞衡之禁所以蕃鳥獸毓草木以盡乎萬物之性也民既失食則宜開其禁故舍禁之政行焉

六曰去幾

王氏詳說曰先鄭以為關市不譏誠得其說矣然諸儒惑於司關之文有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曾不謂門關與市蓋異乎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況荒政十有二有可據經為說者有不可據經為說者舍禁之事不見於虞衡殺哀之事不見於宗伯多昏之事不見於媒氏除盜賊之事不見於司寇要之荒政之設為後人設耳



七曰眚禮

鄭鍔曰掌客云凶荒殺禮則眚禮者損夫吉禮也眚與省同○劉執中曰省祭祀之禮所以節財用厚賑恤也

八曰殺哀

鄭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劉執中曰國之哀戚必有重禮以將其誠以斯民之困殍有所不能備則殺哀之政行焉

九曰蕃樂

鄭鍔曰先儒謂蕃樂者蕃當為藩有閉止之義凶荒則宜止樂而不作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其意一也

十曰多昏

劉執中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十有一曰索鬼神

劉執中曰鬼神雖幽能助陰陽以為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王氏詳說曰若司巫云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史氏曰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聞遇災而索鬼神所以祈民福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

李景齊曰除盜賊必見於荒政者誠以盜賊於凶年為多盜賊不可不除然使賙救拊循之責未盡而遽

欲除之則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弛禁去幾凡所以生養吾民無所不盡其至而彼猶爲盜賊之歸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政以除盜賊爲末○史氏曰傳曰牧民如牧羊當去其敗類者凶荒而除盜賊防其嘯聚爲民害也

總論

呂氏曰荒政十有二其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

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發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眚禮此則

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弊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

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皆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攷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攷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攷司寇士師所掌之

刑它莫不然參覲徧攷然後可知

以保息六養萬民

史氏曰救荒之政醫者之攻療保息之政醫者之調養既有以救之又有以養之民不相保而蕃息者未之有也○易氏曰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有所養者聖人也○鄭鍔曰有以保之使之安而不危有以息之使之生而不傷○李景齊曰先王之時戶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

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民生之蕃息也先王盛時户口極多者蓋出於此

一曰慈幼

鄭鍔曰保息之道莫先於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撥而絶之可以絶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王制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後世之法亦有生子三人則與之母者慈而愛之也

二曰養老

鄭康成曰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鄭鍔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月有所給或行復除乃所以養之

三曰振窮

鄭鍔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皆有常餼乃所以振之也

四曰恤貧

鄭康成曰貧無財業稟貸之○劉執中曰不幸而有凶喪禍患陷於貧窶不能自存者則鄉閭有以恤而

贍之不得貧困焉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此其一端也

五曰寛疾

鄭鍔曰人有疾者苟遲而俟之使得以調治或有能生之理見其疾也又從而勞役之不少寛假則以小疾而斃者多矣故特以寛為言

六曰安富

鄭鍔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

不足尚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筭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内蕭然葢不知安富之道○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之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可以足也以本俗六安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富者安也自周綱解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繡食必粱肉以其資厚交通王侯以富相軋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公卿大夫以下爭于驕奢室廬與服僭於上無限度而貧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鄭康成曰本猶舊也○項氏曰本其俗之所習則民心乃安○劉執中曰本謂根本也使俗有本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則曰本俗而可以安萬民使之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之而適于他邦

一曰媺宮室

鄭康成曰媺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密媺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窒熏鼠塞

向墐戸入此室處墽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墽其野廬也

二曰族墳墓

鄭康成曰族類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鄭鍔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是也○愚案呂氏說見冢人

三曰聯兄弟

鄭康成曰聯合也○鄭鍔曰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寖以疏遠相視如路人者以兄弟之不聯也○劉執中曰井田之法民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四曰聯師儒

鄭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劉執中曰百家為族則同其族室有儒以教之五族為黨則同其黨庠有師以範之少小同其師儒長立同其道藝情親

義合亦有以安之而不忍去○孫氏曰先王之於民隆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制非故畧之也亦有所不必具也周之建國固嘗為之學矣然所合者國子弟而已後之作王制者曰國之俊選皆造焉質之周官無明文不知果與乎其間否耶借使得與冑子並進不過已與於鄉者惟州長有所謂州序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指州而言疑黨亦自為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非州黨之間切磋琢磨之地相會以時相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如使後世羣天下之士於學廩之有食然後為教養之盛則浮薄囂競之風已熾於斯時矣奚取乎長育人材之道哉

五曰聯朋友

劉執中曰道合為朋志合為友交相琢磨成其德行

則其義益不可忘亦足以安之而不可去也

六曰同衣服

鄭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王昭禹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劉執中曰蠶桑機織之事非一婦可成同井之家更相為助然後衣服得以同時而成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黃為公子裳則婦女所以聯其衣服之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子協反

李景齊曰此亦冢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以垂教象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此未有以養之安之而遽欲教之則無常產固難責其有常心徒有以養之安之而無以教之則飽食逸居正恐其鄰於禽獸耳此庶富教之序○鄭康成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史氏曰其曰教象見乃

謂之象也○鄭鍔曰教象之法謂六徳六行六藝與夫書攷賔興之法皆國之舊章非每歲更變其舊葢因歲首示更新之意而已必埀而示之使之熟觀洞曉至於十日然後收而藏之仁民之意深矣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鍔曰或謂已言布教于邦國都鄙又言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何也葢有教典有教法布以教典使之知所守施以教法使之知所行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

化承流之職各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

令五家為比（毗志反）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音周）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焉有人屬焉天屬則不待教而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有以教之不可也是故先王為比為

閭則必有以令之相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或遺使之則不容於或背○鄭康成曰保猶任也○呂氏曰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衺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言

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王昭禹曰二十五家為閭門則居足以相容使之相受

鄭康成曰族是百家○陳君舉曰百家之中不幸有

死者相與辦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後衆輕易舉也○呂氏曰族獨以四為數欲湊成百人故也○鄭康成曰黨五百家救救凶災也○陳君舉曰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鄭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賙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陳君舉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鄭康

戒曰鄉萬二千五百家賔賔客其賢者○鄭鍔曰三歲賔興之時彼賢彼能我從而賔之我賢我能彼亦賔乎我故使之相賔○陳君舉曰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賢於五比而已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賢於四閭而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攷其德行道藝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至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

賔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鄭鍔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載於地官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内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則用而為六師余攷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為之而不見其制今觀此文

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為比閭族黨也葢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知

○圖說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葢言郊則知遂言遂則知郊之為鄉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王昭禹曰頒以九職三事也○王氏曰登言進而成之九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鄭鍔曰言用此以進其業也民之常情好逸惡勞自安而不知勉此業所以不能進任以職事使之勉勵赴功乃所以登之矣大宰九職用於王畿之内然邦國都鄙不可無任民之職於是設為十有二職以頒之使用是以登進之也○劉執中曰大宰主治任之以職而已司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

登于籍焉謂能稼穡者則登於三農之籍能樹藝者則登於園圃之籍也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財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鍔曰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焉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黄氏曰學藝士也夫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胄嗣古者進與不出此二者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賈氏曰公家服事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孫氏曰九職之外加以三焉則以三者與九職之民共之使民心服上之教而保其職業者也學藝民材所由與世事民志所由定服事軍旅田役追胥所由習若夫閭師所任者國中四郊之民因以征斂其材

賦所謂九功之貨賄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愚案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葢教法始於六鄉故也

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史氏曰無形無名者道也有形有名者物也得之於心為六德行之於身為六行習之於事為六藝是三者有形有名矣故謂之三物

○鄭康成曰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

李景齊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智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材之全則凡於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蓋莫詳於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之

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不知古人所以來天下之才者特以其科目之廣耳若夫才必就於其所養而成於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鄭鍔曰成於性者德也德則有知仁聖義忠和之别臨事不惑先事而知者知也○項氏曰知動而明事自博愛而兼愛者仁也○鄭康成曰愛人以及物通睿而能化者聖也○史氏曰以其無不通能制事變使各得其宜者義也教人以善推

誠不欺者忠也○鄭康成曰忠以中心 喜怒中節不為崖異斬絶之行者和也○鄭康成曰不剛不柔 凡此皆成於性而自得者故名之為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康成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鄭鍔曰能信乎朋友者任也 恤振憂貧者○鄭鍔曰能周恤於患難者恤也

鄭鍔曰凡此皆見於所行故名之曰行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威儀（史氏曰五禮所以防其偽）樂者達節奏之高下（史氏曰六樂所以防其情）射則明五射之法（史氏曰五射之儀足以觀其德）御則熟五御之節（史氏曰五御之節足以觀其知）書則明六書之品（史氏曰心晝見於六書）數則知九數之計（史氏曰物變見於九數）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為藝說者曰射御書數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通於此而已名為一藝用以教人何也通乎天

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易氏曰六德緼於内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為聖知為仁義為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

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筭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

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音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鄭康成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賈氏曰此不悌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鄭鍔曰兄宜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終不為畀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

者不敢凌長也

鄭鍔曰教民之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别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茍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鄭康成曰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也

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八刑之設以不孝為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既無與於六行大司徒何與哉蓋造言而不禁則風波以起衆人之疑簧鼓以惑衆人之聽亂民而不禁則淫侈之行興澆詐之風熾如是而望教之行不可得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而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亦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然則造言亂民豈不爲害教之大者乎宜大司徒所終禁也有賓興之禮以勸之於前又有八刑以驅之於後民若何不歸君子長者之途哉○項氏曰賓興則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司農曰五禮謂吉凶軍賓嘉○鄭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

使其行得中　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鄭康成曰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　○賈氏曰獨申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為急○項氏曰偽則有所作為中本湛然作則反中矣情常患於流放和貴中節流則非和矣是故以五禮六樂防之禮非能教中也防其偽則中自不失矣樂非能教和也防其情則和自不失矣或謂制其欲以復其性非也禮樂直防之使不作耳非謂情偽已入復從而制之也○鄭鍔曰惟五禮由中

而制所以著誠而去偽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
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情偽已
去則反其自然之中和何不可之有禮樂之制雖掌
於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而已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史
氏曰教而不服則有爭爭而不已則有言於公故曰

訟訟而不已則置之狴犴圜扉以折其憤很之氣須其自怨自艾以服吾之教故曰獄

鄭康成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氏曰將斷割之時恐其不審故與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史氏曰大司徒不專聽斷必與其屬共之不以尊嚴自居不以貴勢自驕周流田野諄諄然教其長老以慈順教其子弟以孝悌使比閭族黨燦然有文懽然有恩恤其疾隱致其忠愛未嘗一日不與民接必使王者之教沾濡浹洽無有不服然後已○黃氏曰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項氏曰司徒聽

斷止於不服教而有爭訟者爾前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凡與於教者是也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司徒所不當治皆歸于士宜也說者謂司徒與有地治者斷其刑而使士行刑非也

鄭康成曰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曰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為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史氏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此非大司徒不能也及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然後告王而制刑則歸之士者豈得已哉○呂氏曰刑與教對立出彼則入此出此則入彼無非左之右之防閑天下使遷於善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託歷反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為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神之禮蓋使

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為土其性順而易制觀千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箠而驅之弭而行畧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為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鄭司農曰羞進也○史氏曰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鄭康成曰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氏曰後鄭不從先鄭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云羞其肆明先豚解

享先王亦如之

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牲者腥獻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康成曰令令遺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

以給賔客○黄氏曰鄭曰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脩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賔客廵其道脩庀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鄭鍔曰大賔大客之來往道路以通往來之途委積以共行李之費使賔至如歸亦設教之官脩文德以來遠人之意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

柩之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鄭鍔曰六鄉内也故屬在前之引六遂外也故屬在旁之紼因其遠近内外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賈氏曰遂人職云及葬帥而理當然也屬六紼在棺曰○項氏曰引在車所以挽車紼在柩所以弼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故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大役所以任衆

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鄭康成曰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鍔曰余攷周家之制熊虎為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載之蓋衆之所在以威為先也大司徒於大軍旅田役則用旗以致萬民既以為號令且以示威也官尊勢重統而治之彼安得不惟令是從乎

易氏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

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黃氏曰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帥諸侯之師則司馬以大常致與追胥竭作故言萬民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鄭鍔曰變出於非常姦雄或將乘之故致民守於王門王宮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宜守王門之外○鄭康成曰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康成曰大荒大凶年也○史氏曰水旱蟲螟謂之荒 大札大疫病也○史氏曰天行謂之札 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凶民可移而豐或不受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糴是以移民通財之令出焉○劉氏曰令之急於困窮聖人之大務也

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與令邦國則

不同且移民通財政之所無而令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盜政之所有而令邦國之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吾民也何民之移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於邦國而不可用之於王畿予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辟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幾眚禮殺哀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

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鄭鍔曰歲終周之季冬今之十月正歲夏之正月今之建寅也歲終令致事所以終時王之事正歲聽命則施教自建寅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於教官○鄭康成曰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史氏曰不曰不共而曰不正者以此知先王之教本以正天下也

周禮訂義卷十六